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豐川易說卷首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曹錫齡

謄録監生臣孫廷機

豐川易說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豐川易說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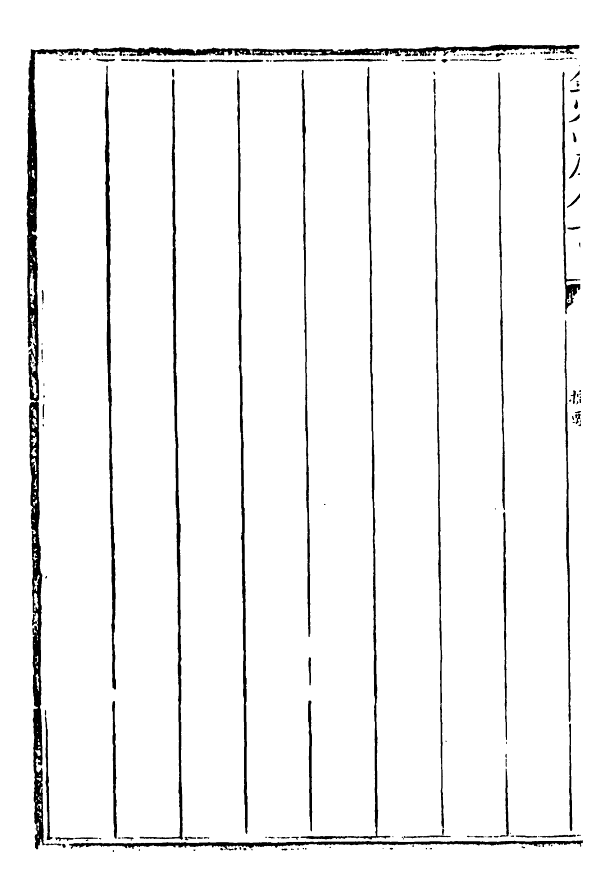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字爾緝鄠縣人其所注諸經大抵支離穿鑿敢為異論書及春秋為尤甚殊無一長之可取惟此編推闡易理最為篤實而明晰與他經如出二手其言曰學易

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陰陽消長而無得於切己之人事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為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為當日之言道者視為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説以明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為當日之言易者視為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説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説著何為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

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大抵漢唐之易祇成訓詁宋明之易多簸弄聰明訓詁非易而易在聰明亂易而易亡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變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其說皆明白正大故其書皆切近人事於學者深為有裨至於互卦之說老陰老陽始變之說錯綜之說卦變

之說皆斥而不信併左氏所載古占法而排
之雖主持未免太過然較之繪圖列說連篇
累牘以聖經為筭譜者則勝之萬萬矣乾隆
四十四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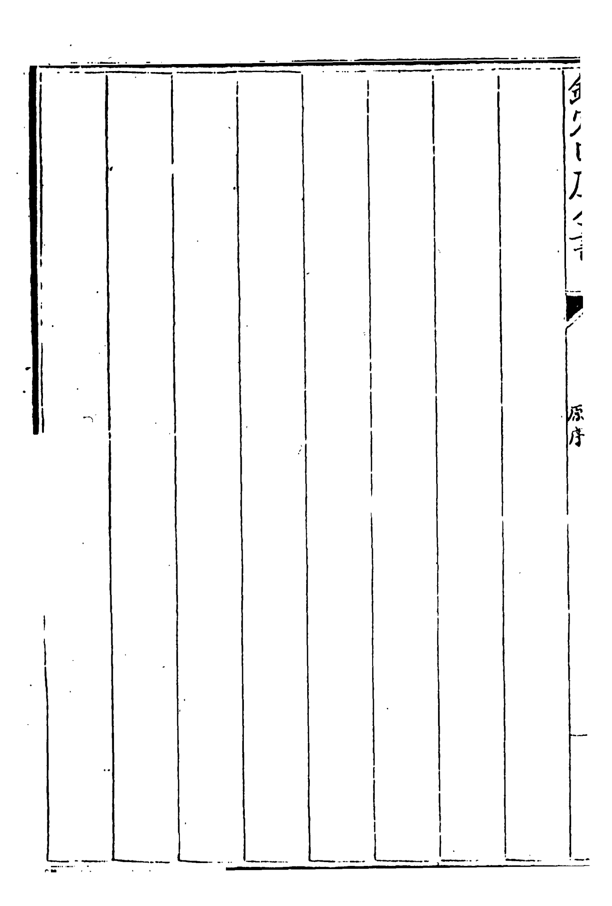


豐川易說原序

易之為道範圍乎天地觀變于陰陽蓋五經之淵源萬事萬理之權衡也余何人斯而敢有說以解耶然余竊嘗見吾夫子自言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則是易之為道雖窮天之高極地之深盡陰陽不測之變亦只是示人以寡過之象教人以寡過之義耳又見伊川先生曰易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則是易之為道雖曰觀天之道察地之宜窮極乎陰陽不測之變亦只是示人以

變易從道之象教人以變易從道之義耳余不敢於易妄有說也於學易寡過變易從道之旨則竊有志焉故于易每嗜之而不厭嗜斯讀讀斯味味斯時于先儒有契心之說于鄙衷有會心之說集之日久而遂不覺裒然成帙矣然余亦不敢言于孔子程子之旨志之而有得也姑以識吾過不能寡而心實欲其學易以寡道不能從而心實欲其學易以從之說于萬一耳故不敢曰註曰解而自題曰豐川易說嗚呼余于易蓋終身焉兹

說特前此之說耳不知將來又自以為何如也豐川王
心敬爾緝甫題



豐川易說卷首

鄠縣王心敬撰

通論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是易學底本

學易可以無大過這是孔子明得易之切于人身如此此章編之所以三絶而不能自已也然即是而可以知

四聖人繋易之本㫖亦並可識吾儒學易之要領

四聖人㲹切闡易之㫖總是教人觀象惕心讀易反身得占决疑時時寡過自新的意思是義乃質幹卦爻象數特借來作影子耳讀易而但謂當求其義不必留心影子四聖人示象教人之㫖固無從看出若徒泥象數而不求其義却是昧四聖人示象教人本㫖而徒求影子矣故必象義雙顯然後表裏精粗斯無偏舉

易之體以道為體易之用以道為用故易之為道也非

真明乎道者不能神明非真得于道者不能默成而其為書亦非真能見道者不能讀不能註易之為道即動靜不失其時而光明之道故易之體用即道之體用非有二也學者欲明易之神化當于道之精微求之見道斯見易矣若不知道之精微正當于易之神化求之見易自可見道耳

易之為書是四聖人教人趨吉避凶之道而吉凶只關于動之善不善趨避亦只在于為善去惡之一念則是

易乃四聖人勸善戒惡之書也而却假陰陽消長之當不當以示象即揲筮所得之卦與爻以辨吉凶故曰神道設教耳其實教不關乎神也

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者象也象者像也于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若徒泥陰陽消長的影子而無得于切己的人事亦屬捕風捉影虛見解殊于易學本旨不應也

四聖人只因時中二字活潑潑現于目前而難于發端

故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發明出時中二字的活象使人因象通義因義體行神明黙成以崇德寡過耳學易必明此義然後不至飲食忘味

此道察乎天地而神明于四聖人之心示象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發明于羲畫文彖周彖孔翼之內則是易之上下二經上下二繫乃四聖人憲天明道之書亦四聖人代天宣教之書讀易者必心會身體乃不負四聖人示教婆心

置象言義是為懸空執象舍義是為泥迹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

六十四卦是天地間陰陽消長五行順逆的疏義文王之彖是六十四卦的疏義孔子之彖傳是文王彖繫的疏義大象又是孔子總觀全象學易寡過的疏義周公小象是三百八十四爻的疏義小象傳是孔子細翼爻象的疏義至于文言則所以發傳中未盡之義繫辭二卷又所以明作易之淵源示象之本旨卦爻之來歷吉

凶之緣由讀易之道用易之方以極于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也嗚呼盡矣尚何旁求後儒之註解為但是按之經旨不特文周之詞旨深約即孔子之十翼亦尚有簡奥之處初學豈易即便明了其不能不資後儒之註疏者亦勢之必至然既有經文作底本則亦只宜于其深約簡奥處求切近疏解作入頭耳正不必旁生枝節穿鑿附會欲求深遠而反失易簡本旨也故吾輩讀易只宜奉孔子十翼為宗反覆全經以

資印證其有不明然後求之前儒之註疏可耳而讀前儒之註疏又須先辨其能于孔子寡過之義程子隨時變易從道之旨克合與否合則是能知易旨之書不合即非能知易旨之書舍其不知易旨之言而印以能知易旨之言縱于易之象數文辭不能盡知而大旨不差即可神明黙成作一羲文周孔心許之人也或曰然則象數文辭可不必盡知乎曰非不宜盡知乃不能盡知耳葢嘗曰三聖人于中間偶有會心處容叅以目前之

物象一時之方言時語兼更世之遠竹簡漆書容有遺訛今觀古今本之互有異同可以知後世之于前經必不能一字不差也舍明白簡易可以實用之吉歸既成實山空回而苦求諸必不能盡知之字句又成夸父逐日故不必耳

惡而思遷怠而思奮肆而知斂斂而思純得意不矜失意不懾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善學易者也

觀易逐卦逐爻皆有一恰好天則示象明占文周孔三

聖人精義入神亦至矣而卦卦爻爻無一非指示人以利用安身正道則三聖人之義盡仁至抑又至也學易者無論神明默成足以從道寡過即能體會得三聖人一點心精亦自足心體精明同乎日月心量弘厚同于天地而所謂觀天之道法天之行者在是矣

易象稽實待虛一象宜作千象萬象會一占宜作千占萬占用而自占一法則視乎神明其德盡性至命耳

讀易莫實于觀象莫妙于自占讀易不知自占失四聖

人易教之本旨矣

易義懸空而象則實易象至實而占仍虛以占宜通變取義不容拘象而自占尤宜神明黙成也

六十四卦中元亨利貞大吉无咎悔亡之辭原以情善位當履中處正而得已寓示教之旨而文周二聖人又于其中往往申以戒義孔子之翼又必極意推明即此可見三聖人之用心亦可見大易設教之微旨

讀易準以孔子之十翼則見得易道潔靜精微真可神

明其德以寡過舍此而貽于後儒之意見縱窮天盡地只資口頭談說耳于易旨毫不得用于易教亦毫无得力

觀文周孔子之彖象十翼卦卦是教人寡過爻爻是教人寡過可見讀易必能通得此旨乃云窮經知要讀易知得卦爻之象原有義象而不可盡執物象事象以求則看象便活不至索諸互變錯綜之隱深穿鑿而易象可通又若知得即占之吉凶亦是設象則象義雙融象

占同歸亦不至有執象執義拘象執占之病而自占之道可通道即大易設教之旨可通

觀易之爲字從日從月可見這易原是貞明之體原是變動之用讀易者于貞明中悟得變動即易道思過半矣

看來繫首天尊地卑一章大旨乃孔子首欲人知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與易道統于乾坤而乾坤本自易簡之義易旨昭然可見解易讀易安得涉于玄虛穿鑿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語全若為千百世學易之道示以指南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四語全若為千古用易之吉立之凖繩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四語全若為千古體易之人樹之榜樣可見千古聖賢無非此一點真機洗心退藏神明其德而易學實聖學之淵源也然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易簡之善配至德易道又即中庸之至德大學之至善矣

每讀易體認至此不啻對三代諸聖人于一堂而相與印此心精

易道如此神化而孔子只括之以易簡此蓋從韋編三絶後了了於心故直以此二字盡其旨也然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是盡宇宙大經大法人情物理亦只統貫此二字中而易簡二字即三才之根柢俱不外是也不知後儒讀易如何偏求之深隱繁賾又不知後儒論道如何偏索之粧綴離奇

看來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髙深玄遠故篇中兩引中庸之說以實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髙深玄遠故孔子二繫中重申易簡之旨以明易葢此理原易知簡能亦原是宜知宜能故聖賢言理无不取于人人日用可行耳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是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

繫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則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只是要明所居而安之理

求以居之耳徒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無得於易之序不知所以居之之道則雖謂其觀玩為玩物喪志可也

到得所居而安纔是神明乎易之學吾輩學易必到這地位乃可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所居而安是之謂德行德行之謂易序易序豈獨在乾坤屯蒙先後之閒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是為明吉凶之所由分而臨事

趨避之耳故讀易之要在反身實體要得卦卦切已爻爻益身庶不徒為聞見口耳之末習

震無咎者存乎悔學者有過曾不自知知而曾不能悔淺之而吝深之而凶叢集厥躬矣縱讀盡易辭耳目間易耳其於孔子學易之吉相去逕庭

神無方而易無體學不見道之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縱復學易終是繆以千里

易是無思無為而無方無體之道仁者見之謂之仁智

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所由鮮也學易不知正吉悪乎學易

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一語可想見這易妙用不息而常體不易之旨又可想見這易常體不易而妙用無息之旨

生生之謂易人而不仁生機滅矣其如易何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故陰陽不測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時若之謂易而在吾心只此健順之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所居而安之之淵源讀易能見得此義纔是明於易理造詣到這田地纔是善於用易亦纔是神明默成乎易

或言孔子所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真學易之要義如此學易易道何不可得者余謂是特教以就畫魚識真魚之法耳尚非設網獲魚之實義必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截斷上流一網打盡矣更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庶幾全

體皆易得魚忘筌也

善讀易者讀此卦明得此卦之所由吉凶便要反上身來我見在所居之位所行之事與此有相應者否讀此爻明得此爻之所由吉凶便要反上身來我見在所居之位所行之事與此爻有相應者否即大易卦爻變遷之位一一反觀于身又即吾身所宜由之義一一印合于易則讀易如讀吾切身之符久之于易道證據親切臨事時自知擬之而言議之而動矣此初學讀易之要

法也若夫神而明之則又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則又存乎德行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這便是善學吾心無畫之易亦便是四聖人教人學易寡過之微義泥卦求解執文索義據冊有易離文無易即訓詁之精文義之家終成負販之學耳

顯道神德行孔子分明將易理一口道盡後儒拘拘執象數卜筮作解無異辨木理者忘其本根生意之何在

而徒于枝葉間摹其横直曲斜也亦狥流忘源矣或曰象數蓍策可廢乎曰非謂其可廢也象所以象義之難顯也數所以明象之度數也即數而明象斯為得數即象而明義斯為得象總之象與數皆為義設也不明其義而區區惟象之求泥于流矣更區區惟數之求抑又遠耳至若倚蓍策而占吉凶易道之一端聖人神道設教之微權耳君子所居而安者即易之序所樂而玩者即爻之詞盡人生動靜語默行藏取與無處非易盡人

生思慮計度籌畫經營無念非占明于變易從道之旨即易不在設蓍數策而在我易不在占卦占爻而在占心矣蓍策云乎哉占卜云乎哉

孔子易繫曰以卜著者尚其占又曰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易豈不關于卜筮然夫子又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又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詞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自是以齋戒神明其德望君子而以卜筮訓

有為有行心疑而問之人徒以卜筮盡之豈其可易之為道教人以趨吉避凶而假之卜筮則神道設教之微旨亦猶今神廟籤部使人趨避之義特是籤部止于示人趨避而易旨則示人以勸戒籤部吉凶止于叩卜之一事而易旨勸戒則統乎動靜之全機籤部止可示教于中下而易教則直可貫攝乎聖凡籤部止一時之趨避而易教則終身之勸戒籤部離神則無勸戒而易教離著自有占卜神道設教之義同而其旨歸之淺

深大小精粗廣狹天淵矣故易之畫萬世文字之祖易之象象兾萬世義理之宗易之教則君臣父子之五倫不能外貴賤隱顯之地分不能外順逆常變之境遇不能外萬事萬物之定理不能外即天地鬼神亦且不能外真萬世範圍曲成之洪鑪也謂不關于卜筮固不可謂盡主于卜筮便失四聖人垂教微旨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這易是何等道理豈得謂象外無易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原是這等樣全備又豈

得以卜筮盡易然却不得矯言易不在象不在卜筮若易不關象不知義于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筮何為于義亦未備也

立象以盡意要知得意如何可立象以盡又要知得立象所盡者何意則象不徒繍而意不終隱矣

易則河圖衍數尚猶以作象數影子至尚書中洛書衍疇並連影子亦不藉只是用其九數發出帝王奉天撫人的九種經常道理耳自漢以來學者讀易不知求易

道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求洪範經世之弘猷每于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于實事實理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易道是何如事可區區于象數間拘泥又可僅以卜筮盡之哉

讀易者能于變動周流之中識時中之用即于易道思過半矣然不能實體所居而安之旨以為心行亦終是畫餅繪火無濟于真饑實寒耳故學易者必如所謂神而明之之真知如所謂默而成之之實踐然後可言善

讀易善用易也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是為要明得此理以為率由之本若學者真見得此理能隨時神明黙成而變易以從道即日用動静語黙之際不異觀象觀變之時而審幾度務之間無非玩辭玩占之幾矣葢聖人教人學易之意原是教人用易之道以善身世耳匪第教人區區辨卦爻變動陰陽消長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嗚呼古聖人神

道設教之婆心分明自已言下托出矣

看來知幾其神不徒只是能知原是見善即遷見過即改真知實踐一體爲用

易之爲道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這是個甚麽道理漢唐間無幾于道之人如何發揮得易中精神命脈使出

覩易之爲書也不可遠一段這道理豈尋章摘句所能明真所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然謂所居而安即

易之序這事又豈高深玄遠的事又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

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孔子示人以學易之法也使出入以度內外知懼孔子教人以用易之道也余則謂學者真能出入以度內外知懼則雖無象無辭無變無占而易之把柄在我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全體皆易也否則對易有易離易無易即時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究之只成得泥象逐辭拘變執占之迂學而去

易仍遠耳

繫辭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其于教人寡過之義何等明白學易者只以此求之便得羲文周孔本旨終身用之不盡乃近世讀易者往往不知着眼于此而徒于後儒註疏中探取一行穿鑿附會之說援為借証真扣盤捫燭之見

不言而躬行此盡性立命之事然非神而明之則無由知終而終此實踐之必終始於真知而繫辭窮理之所

以始盡性至命也又使神而明之而不至於默成而信則亦不得謂之神明此真知之又必以實踐爲究竟而繫辭盡性至命之所以終窮理也

觀易繫詞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看來聖人作易原是如此主意則雖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四聖人殫精擬議只是教人趨于仁義之路亦可矣吾輩必居仁由義乃云善于學易

彖以顯義義以實彖執彖昧義彖何以設執義遺彖義于何存觀于孔子六十四彖無不以象曰君子以五字發義可知彖義偏廢不得

凡彖皆為義設執彖昧義買櫝還珠固所不可

凡彖皆為義設凡義原皆為君子設君子無時不遷善改過之義則無時或忘審幾度務之占占之資彖固多已易之為道又豈盡係占彖乎總之觀彖而占者凡人與君子偶為之事所居而安以此齋戒神明其德者

聖賢君子生平之占也執象論占亦昧聖人崇德廣業之旨矣

就易之為書而論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就易之為量而論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明于陰陽之故達于生死之説通乎晝夜之變就易之體履而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就易之為用而論所以顯道神德行使人出入以度内外

知懼就易之立教而諭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以開天下之物成天下之務就其為卜筮而諭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廣至大至幽至深至精至神孰能與于斯乎而樞紐只在于乾卦自強不息之實功故易以乾首六十四卦以大象首六十四象也嗚呼書首欽明禮首無不敬而易首以乾乾象以自強不息學易者亦于主敬之道終身實體之而易元在我即易主在我矣

讀易能于所居而安之旨明其真詮便得入易之門更能躬行實踐此動静不失其時之理于日用間即于易道登堂入室矣然非有朝乾夕惕之功豈易到與時偕行之地仔細推詳敬之一字真易道之本原不獨修己之要領

黄帝之丹書曰敬勝怠者吉即此一語可尋時中脈絡並可作易學樞紐昔文中子答人問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已嗚呼文中子不見道孰為見道哉後儒每

識此語亦是無真見耳

盡人生大之仕止行藏小之飲食男女無非易之動變周流一息不敬即一息咎凶立至易安得不始乾而乾安得不象以君子之自彊不息

一部易經只發得時中之義然時中必由于神明默成而神明默成必由于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之潛修是敬之一字聖學之脈絡實易道之脈絡故六十四卦以乾卦為樞要而乾卦以三爻為樞要仔細看來孔子自彊

不息一語不特乾卦之大象並可統六十四卦而象之觀易可見四聖人之心源契合即可見千古聖賢其心法道法無不以這一段敬慎戒懼為參同即無不以這一段敬慎戒懼持世教後儒每言道妙於無為學宗乎自然嗚呼自以為玄諦矣其如未達聖道之淵源聖教之本旨何

繫辭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言易道非執方可明浮慕摸擬可能也學易必

須實下窮理之功實到盡性至命之地然後于易合真耳然二者原一體相成故又互相為用必實有窮理之功然後能到德行默成之地又必實到盡性至命之地然後真幾神而明之之域未有不能真知易道而實能體易之人亦未有不能實體易行而真能知易之人乾三之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嗚呼神明默成互相表裏之旨首乾已明揭此義示所以學易要領矣有志學易者曷體此旨行之

先天不違作易之聖人後天奉若體易之君子然盡得
後天體易之學即先天自在其中故古來先天聖人闡
易之教只是教人實盡後天之學而已
觀象玩詞讀易之法觀變玩占占易之法所居而安用
易之法神而明之通易之法默而成之契易之法智崇
禮卑效易之法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懲忿窒慾遷善改
過體易踐易之法而要之工夫要領只自強不息一語
括之嗚呼君子乾乾日夕而已

龍德正中原本于庸德庸言之謹行閑邪存誠之精專可貴處豈獨在變化不測然正惟有此切近精實之功然後可幾于變化不測之神故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易坤初六之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四語雖以釋履霜堅氷之義其實四聖人立象明意繫彖繫象以示勸戒之大旨盡括于此學易者誠能見此義以讀易則見得四聖人諄懇告誡之義即

見得天人感召原不相遠善惡吉凶只如影響雖欲不
遷善改過而有所不敢
神而明之非窮理盡性以至命者不能錯履无咎忠信
以進德者可與幾也
於此心之天理見得明即踐得勇於此心之人欲覺得
早即反得速其於易也把柄在手矣
能於遷善改過四字時時有真知實踐之功即可晤對
羲文周孔四聖人於一堂

學易者無見于動靜光明之旨極其所得只成閃躲利害伎倆耳然非真有與道合真之修亦終無見于動靜光明之真血脉無得于動靜光明之真樞要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吾輩必于道之全體大用有真見斯于易之神明默成有入頭即六經之精微藴奥亦始見堂奥耳

四聖人畫卦繫辭之婆心只是導人所居而安之之義然如何得所居而安亦只動靜不失其時耳一部易經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及孔子之十翼凡二萬餘言四聖人推索闡衍不憚諄復如此者亦只是為動靜不失其時之旨發揮不出耳近世註易者動手十卷八卷而不知着眼于此抑誤矣

堯舜禪讓湯武征誅天道人事到這裏皆不容不然而數聖人適如其當然而為之這纔是神明乎易而善于用易也或曰下此者不足言用易乎曰非也率性之謂道從道之謂易人性皆善雖愚夫愚婦亦有不學不慮

之知能一念合道安在非易但無敬勝義勝實工夫不可言全體與易渾合耳

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時是爲太極在手八卦生身活活一副傳真寫照的易樣子也求易理者能于吾夫子之行止求之其於易道亦思過半矣然却須知孔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原從意必固我之咸絶其端來若不達此旨而徒從仕止久速上作摸擬優孟之學叔敖啼笑雖似而神明非真極其功力只成子莫之執中耳

孔子之言九思三戒三畏曾子之三省三貴此吾儒全占法也至若孔子聖之時君子而時中則與易渾合占不足言矣然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孔子正是神于自占未可言不占君子隨時而處中正是君子妙于自占亦未可言不占也嗚呼易之為道總是憂勤惕厲之道易之為學總是憂勤惕厲之學其人之為聖為賢亦不必一格總之在憂勤惕厲之中而已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孟子不言易而所行無非易也默

而成之存乎德行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為能身體乎易也善學易者要知得用易體易之實義讀易乃卦卦有益爻爻有用耳或曰不遷不貳與易何涉曰閑邪存誠龍德之所以正中顏子不遷不貳心不違仁正是寡過之實學亦便是他龍德正中可幾于主佐之真機易道豈必在飛潛惕躍間辨時宜也

橫渠揭智禮成性之吉可謂探取易道之淵源或曰智禮成性與易何涉曰易道只是要人動靜不失其時而

動静不失其時只是能隨時變易從道智禮成性乃道義之門豈非易道之淵源

伊川先生易解即不必與原旨盡合然要之得易之義理自正當當推為易道中暗室之燈

又曰程註得易義即謂此註為伊川之易可也或曰能盡得時中之旨否曰可與權則未敢知可與立則可信也然立則已到得充實光輝之地于易如已入門而升堂矣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故善學易者無如盡性然如何能
盡性以至於成性存存乎知崇禮卑而已横渠先生智
禮成性之説盖祖乎此漢唐千年間少知性盡性之人
安得有明於易道善於用易之人故惟伊川京山二先
生尚為闇室之一燈然伊川未化京山尚氣知言處固
多失意處亦不少向若得明道之清明純粹紫陽之沉潛
篤實陽明之易簡精明有古稀之年三絶之專當必與四
聖寤寐羹墻惜乎其兼之為難也

揚子雲作太玄擬易而失身新莽即于乾卦初爻潛龍勿用之義亦不解說甚麽明于易理

宋儒中楊誠齋蘇東坡二公皆有易註誠齋之易余未見其全書然于大全多見其說亦只其中畧有頗思究于向上易旨無聞亦未可為得易意者至于東坡之易只是以聰明簸弄于脣吻間全于易之本旨無得何以言之易之為書大吉歸于教人寡過而寡過之道只以敬慎為要領故文中子以日乾夕惕敬其旨而孔子亦

以為使人出入以度外內知懼也今且無論東坡生平恃聰明逞才氣傲物凌人輕世肆志盡與易反即其譏伊川曰何時打破敬字嗚呼打破敬字是打破易元也易元既破何以易為即其註疏亦只落揣枝繪葉耳于本來生機何相干涉乎大抵漢唐之易只成訓詁宋明幾個文人之易多簸弄聰明訓詁非易而易在聰明亂易而易亡二十年間向非伊川京山二先生尚存幾分真種子則易道竟至今墜地矣

見得道之全體始可言知易黄鍾潛萌亦只道得一點生機耳便以知易許之亦太輕易矣

莊子謂易以道隂陽掠取易象影子語耳不知先儒何以多取之

學者誠能於序卦之旨會通其大義則於四聖人繋象繋象繋辭之旨亦可畧見一斑即於君子所居而安之之義亦可畧識梗概故讀易者能明序卦之旨歸于易理已思過半矣

讀周易須先明周易之序盖連山歸藏夏商之易非無義理而文王更其次序首之以乾坤者必夏商之序未盡當而文王之㑹心獨精耳故學易先須探取周易之序序明而易道已明入門之路矣

周易乾坤屯蒙相承之序本如化工而孔子之序説更如天地化工之自然形神畢妙觧經得此手筆乃云傳神卦序得此一序周易之序乃明不知歐陽公何見而疑之

凡書皆以凡例首篇所以明一書之規模周易以今本讀之自無不可若論體裁則孔子之二繫乃讀易之凡例自宜揭于經前以示讀之之法而尤當以序卦傳冠繫為當蓋二繫作易讀易用易之法而序卦傳則周易所由更定夏商連山歸藏之序而自為次序之由也學者不先明于周易序卦之旨即學易先脉來歷况序義已盡易理而序卦傳尤精妙圓融讀之不特于易序晰其緣由並可使人心暢神融有造化盈虛人事消息

如在目前之趣故易註以序卦傳揭首爲當而讀易以先明序卦大義爲要

易旨如淵海非一人一說之能盡即先儒亦不敢自謂其已盡于已說亦只云自道其所見而已後學淺識薄植欲求入門自不得不資前人之註疏又不得不擇註疏之精粹但不可謂易之全旨即盡于吾所取資之説稍與此説不合者遂棄而置之甚之且加擯排也要在虛中折衷務求中正切當耳然初學豈易到得折衷得

當只先據孔子十翼明易用易讀易之法用之觀象玩辭之間不主先入不雜意見而一一即翼以明經不敢一毫穿鑿附會迨遇翼語隱約然後求之程朱以及諸儒先之註疏可耳然要之觀註疏所以求明經傳之旨取其足發經傳隱約之旨而止固不得舍經傳而別立一說也

卜筮所以神易故卜筮自易之一道然易道原是教人寡過從道易又豈卜筮所能盡本義于卜筮發得分明

然必合以程傳及諸儒之論觀會通而行典禮乃能圓滿無漏

易必聖人而後明得盡發得明良以易與道為體惟聖人見道分明也其下讀易之法只據孔子繫辭為主而不參以後人穿鑿附會之說即于易不能盡明而已掃去幾層雲霧耳故余于互變錯綜不出于繫辭之中者雖前賢相沿不敢槩從也

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

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變却是舍通衢大道而
走入旁蹊小徑矣
易是文周孔子教人即造化明人事辨善惡決從違之
書讀易者止以三聖人之言求之明得旨歸便足窮理
寡過元亨利貞且即文周孔子之旨亦恐終身明之不
盡學之難盡尚何容于文周孔子之未言附會穿鑿以
滋附贅懸疣之愆故互卦之說經之未及余不敢信老
陰老陽始變之說經之未及余不敢深信錯綜之說經

雜言之而細翫本旨却亦非近來所謂三百八十四爻互相錯綜之謂余亦不敢深信也余惟知于經之所已言味其旨歸務求的切而已或曰後世互卦之說亦本于經之雜物撰德非其中爻不備之旨子何疑乎余則謂經之言雜物撰德也是言每卦若非中爻則此卦之物不備此卦之德不全如乾若無三四則只有初二五上天地之物而無人便不成三才備物只有潛見飛亢之德而無進德修業及時之德便不成隱顯全德其他莫不

皆然此於雜物撰德係乎中爻之義如何貼切顧舍之而掠取他卦之可互者備義則是遠涉泛溢而究之近遺本㫖耳且無卦無中爻無卦不雜物撰德則中爻之雜物撰德自是易中一段切要道理向使必待互他卦而後備則互之一字孔子繫辭中必明發其例以示人何竟無一言及之耶孔子既無一言及之後之人何從知其雜物撰德爲互他卦乎此余之不敢輕信者也或曰老變之說宋儒因之而實本于左傳如陳敬仲筮齊畢萬筮仕成季將生之類是老之獨變也

老變而少不變從可知矣子何疑爲余則謂經言蓍法十八變而成卦則吉凶可知是所得本卦自無不足何必更索之他卦且以十八變之後反以本卦爲傳舍而以所變之卦爲主是亦理之難信者也或曰其如左傳之言何余則又謂不惟左氏晚出其言多矯誣難信即果屬周人觀其所引卦爻之詞多不出于文周孔子之彖象翼中而自爲其言如鳳鳴鏘鏘之詞與易何涉必當時自有卜著之書如焦京之類者亦只是筮家老變之一法非周易卜筮正法也如係正法則

到十八變後正是結穴得卦辨吉凶决嫌疑之處豈有繫辭于大衍之數一篇發明筮法亦已至詳而于此反一字不及耶孔子不及後之人何得以左氏援据他筮之說信乎此又余之不敢輕信者也錯綜之說近代盛于來氏當世讀易者多以為然葢以經有錯綜其數之言又有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之言遂信而不疑耳不知錯綜其數是古營卦之法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是言極蓍策掛揲之數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天下之象耳豈謂六十四卦中凡爻之于

義難明者又取他卦可互之象錯之綜之以通于四千九十六而無不可乎且二繫發明易例詳矣而亦不及于錯綜六十四之爻以通于四千九十六以明此卦難明之爻又何得輕信後人而自蹈附益凌亂之失乎此又余之不敢輕信者也或曰如此則如先儒諸說何余則又謂余深信孔子故不敢舍孔子而輕信後儒余深信孔子之十翼故不敢舍十翼而信後儒之說是則余乃過信孔子初非如近儒輒矜一己私見以掩蓋前人也此意即先儒有作或當諒余又何嫌乎

且至理大公直道在人自是而同志之士知以經解經不雜臆見經旨或得少明于註疏淆真之日余厚幸矣即不然而余且自免于穿鑿附會之罪余心亦稍足自安也即當世知我罪我何暇問乎

易之古本羲畫文象周彖孔翼共十二篇原各自為書其後漢晉諸儒如鄭費王輔嗣輩漸次分附孔子之彖傳象傳文言于經下程朱因之亦殊便于誦讀無容更議但是自坤以下皆是彖傳隨彖象傳隨象而乾卦獨否即坤亦且文言仍

割諸後而惟乾獨異將以文周孔子之言不可混淆耶則自屯以下六十二卦已合附之將以附合為一便于誦讀耶何為首乾獨為不然而坤亦尚後文言乎此事雖無關于易之大義要之于易書之體裁尚為不備後學亦尚不便誦讀此亦有待于有心者之更為整定耳或曰孔子于乾彖有傳而又再繫文言爻象已傳而又四繫文言今若彙之一處不幾叢沓繁亂耶余則又謂彖傳附彖而仍依其前後各自為篇象傳附象而仍依其前後各自為篇如此則血脈貫通而次第

仍自秩然不惟見得孔子于乾三繫彖五繫于坤仍重彖重彖乃其韋編三絶之後味之而愈深探之而愈出見大聖人學易之精勤而憂患天下後世之至切亦可使讀之者便于尋味見易之為道真是味之不窮推之莫罄終身學之莫罄而可以引伸觸類神明默成也又不獨其便于誦讀耳顧不知當世大君子以為何如也

卦變之說彖象十翼之所未言自虞翻力為主張後儒多從之以解經然觀古註已有賁卦自泰變來之說則

意者其說之由來亦遠也惟伊川不謂然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賁之理乃以為隂陽剛柔之變皆來自乾坤朱子則又以為伊川不取卦變之説至賁卦柔來文剛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諸處其説皆不免涉於牽强王輔嗣變卦又不自然於是推廣為卦變一圖自一畫以至五畫無不盡類圖之而其言曰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有雖乾坤亦無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説則縱横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

可要在看得活潑無所拘泥則无不通耳又曰熹之說
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作卦如
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葢亦自視為活潑不執也
乃愚嘗捴諸經文反覆推索如程子言諸變皆自乾坤
之說其言未嘗不是然以之解賁咸等一卦中剛柔自
為往來上下之卦則分明而以之解訟剛來而得中无
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數處則原覺欠却來歷如朱
子卦變之說亦似活潑不執矣然亦覺於經旨不合更

覺得只于成卦後得其剛柔上下互換之一端而於成卦之由如所謂剛來得中成訟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成賁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以成无妄之義既不關切且於孔子分疏彖傳以加此數句之旨亦無發明也何者如賁之柔來剛上渙之剛來柔上此原是本卦之内外自相上下往來若訟之剛來而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却是推明前後兩卦反正相綜以成此卦之由來故孔子於彖傳特釋之以發明彖中本有之

旨非止同成卦後後人推索爻畫可以變換之末節如虞翻所云也所以然者經中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外其餘皆兩卦相合為一一正一倒而為兩伏羲畫卦時固合下生成原無此卦由彼卦變來而後成之理若文王更演周易四十六卦之序則正是一正一反相合以成而適值此數卦正倒之間有取于往來之義為成卦之由故孔子特為表出耳且通以損益二五爻辭之皆繫以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

夬姤四三爻辭之皆繫以臀無膚其行次且既濟未濟之四三爻皆繫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言而益信兩卦反正相因乃此數卦往來之所自來故變不在遠取爻畫之剛柔可以互換而在近取卦序正反之往來本自相通蓋損是山澤之順合而益即山風之倒值兩卦只屬一卦在損為五爻者在益即為二爻夬乃澤天之順合姤即天風之倒值兩卦只屬一卦在夬為四爻者在姤即為三爻既濟是水火之順合未濟是水火之

倒遇兩卦原只一卦在既濟為四爻者在未濟即為三爻故其義可相通而其辭遂相類耳且如此參看不惟可明兩卦相綜乃以成此一卦如損益賁諸卦之上下自相往來訟无妄諸卦之變即宜從彼卦之正反來者孔子繫易時洞見此旨而為此傳即文王繫彖時亦正有見於此而繫之彖周公繫爻時亦有見於此而為之象也特文王周公繫彖象時未暇明衍至此耳其實孔子彖象傳所以釋文王周公之彖象正是推原文王周

公未言之隱意而暢發之初非自撰一義例也此其歷年以來印合諸經反覆諸心乃敢斷以此說近來反覆文孔之原繫益覺關切經義亦且不涉安排既無執泥之弊並無渺茫之嫌顧不知當世明易君子以為何如也

先儒皆謂伏羲則河圖而畫卦大禹則洛書而衍疇愚嘗反覆孔子繫辭而竊覺未然畫卦要是羲聖見得神明之德萬物之情洞熟於胸特為拈出八卦以象之又

見得神明之德萬物之情無非陰陽剛柔相摩相盪故重為六十四卦以象之若但因見圖而畫卦則是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象皆因見圖然後觸發出來不惟埋沒羲聖仰觀俯察遠徵近取苦心亦又涉於先神後人荒渺不經非孔子繫易本旨耳況按之河圖于卦義卦位兩無印會雖先儒牽強有解終覺未能脗合而可據為定本乎據愚意昔孔子之繫易曰昔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與

地之宜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既曰仰觀俯察云云乃曰于是始作云云則是八卦之不盡因見圖而後畫可知且即見圖在畫卦之先龍馬之圖要亦觀鳥獸之文之一端卦豈遂因此而畫者至若繫之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則是言聖人見圖之畫而衍策取卦以神易耳故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于神明而生蓍曰幽賛生蓍正所謂則圖以衍策也與下文觀變于陰陽

立卦發揮于剛柔生爻同一義例為成卦之由豈曰幽賛畫卦者故余斷以為伏羲之卦當不因見圖始畫而則圖之文要是為生蓍之藉凡皆援據孔子之言以為說顧不知當世明易君子以為何如也

觀繫辭昔者伏羲之王天下一段可見聖人畫卦不因于圖出觀繫辭昔者聖人之作易幽賛于神明而生蓍數語可見聖人則圖只以衍蓍謂八卦因圖而始畫謂神明默賛而後生蓍者皆不免神異其說抑又自遠事

實自違本吉也惜乎無從覿炎三聖人于一堂而面叩之

論周易但當求諸既有卦爻之後不當求諸未有卦爻之前但當于象既立後論吉凶悔吝不當于象未立前遡罔象先天但當即造化以明人事不當舍人事而徒求造化蓋周易一書原是卦爻象數既立後文周孔三聖人即造化明人事之理舍此而反索諸未卦未爻之前以求諸不可端倪之造化而曰吾遡求心地于羲皇

是論人不論其立身行已善惡得失而反索諸父母未生前也且伏羲當日畫卦命名已是即造化明人事矣矧生文周孔三聖繫辭之後而尚曰但當求諸先天未畫不抑又遠甚乎但是僅明人事而不知造化將不知人事皆造化之自然天地設位而易即行乎其中之來歷不惟卦爻人事皆可任意穿鑿任意附會抑且據卦有易而離卦無易將天地間範圍曲成日用間無一刻可遠之理徒囿于覯玩占卜而四聖人教人崇德廣業所

居而安之微吉幾乎息矣故讀易在明人事而亦須明造化也

邵子八卦先天圖亦本繫辭天地設位一章之義然却是未畫前事六十四卦圓圖按節數時方圖按部求方横圖自根生幹自幹生枝是乃象數中一種旁見側出之物理說來未嘗不可通於畫卦揲蓍之義要之論易者不必據此索解存此作一種道理另講可也

用易

聖敬日躋高明配天善用乾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厚配地善用坤者也愚而思明柔而思强遇險不懾動忍增益善用屯者也順帝則而不識不知為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善用蒙者也進德不躐等進身不欲速審時達勢而不與運會爭一日之先善用需者也見過內訟處爭樂讓善用訟者也行險以順正身格人善用師者也就道親仁舍逆輔順善用比者也剛健而撤柔懿

恭臣子而善格君父善用小畜者也聲律身度可儀可則禮達而分無不宜善用履者也宇泰定而發天光見大心泰而富貴貧賤處之如一致中和而天地萬物以位以育善用泰者也黙足以容遯世無悶善用否者也善與人同和而不同善用同人者也功而不德節用愛人統萬古于一心納四海而在宥善用大有者也有若無實若虛矜而不爭犯而不校善用謙者也安處善樂循理人悅而神歆善用豫者也和而不流羣而不黨惟

善是師匪道弗從善用隨者也改過增德斡父用譽凡事反終而稽㣲善用蠱者也操心如臨深接物如履薄正身而處莊以涖之善用臨者也明四目達四聰闢四門胸中具宇宙之大觀一身立萬世之坊表善用觀者也去私不令一私之間理去邪弗令一邪之梗正明而察健而决善用噬嗑者也質而不野文而不史禮樂不從後進而從先進善用賁者也克己不盡不止去惡不盡不已善用剥者也見善必遷聞義必從私必克直還

性體善用復者也心无妄思口无妄言身无妄行善用无妄者也深造以道而不欲一善成名一體萬物而不取驩虞小效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善用大畜者也以靜定養心以淡泊養口以誠敬養德善政善教以養家國天下善用頤者也獨立不懼强立不返善用大過者也見險而知止行險而能信出險而善慮善用坎者也文必麗乎正行必麗乎中自昭明德日新又新善用離者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善用咸者也仁為已任死而後

已善用恒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無吝情無繫志善用遯者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善用大壯者也善信而進于美大美大而進于聖神不為不已不至不安即至而猶不敢安焉善用晉者也外晦内明處憂不傷窮而益堅老能益壯善用明夷者也正身以倡整躬作型恩不掩義寛以猛濟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善用家人者也明親踈分賢愚以親九

族以辨庶品殊分不乖一理之合善用睽者也不冐險而輕進知幾其神不因險而遂已致命遂志善用蹇者也迷而獲悟昏而得明不膠不固而渙然釋屯之途以就坦易善用解者也減妄思以養心減妄言以省咎減妄動以寡過減妄費以裕財虛文浮物可省者一一樽節之是尚善用損者也性日益瑩心日益平行日益誠前之虧惱昏昧者至此而篤實光明善用益者也決私勇如去莠遠惡斷如棄臭不牽舊習不戀私恩善用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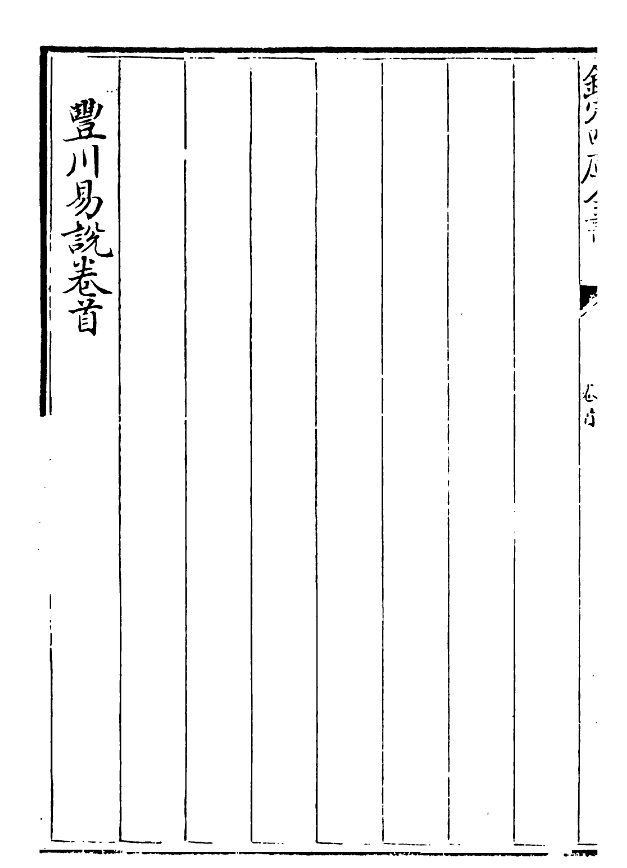
者也遇親而孝遇君而忠遇友而信遇兄弟而友且恭遇夫婦而義且别善用姤者也以敬聚徳以和聚家以恩聚國以仁義聚天下以學術聚千古聖神道徳功業于一身善用萃者也位不必日高而道欲其日高爵不必日崇而徳欲其日崇行逺自邇登高自卑以聖人為必可至而至焉善用升者也貧而樂人不知不愠隠居求志之功確乎其不可拔善用困者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而左右之逢原溥博淵泉時出之無不當可善用

井者也日洗其舊染時滌其熟習憲天為度而不膠已私不溺成見善用革者也尊德凝道以立體享帝養賢以善用儼然吾道之典型而不貽覆餗之羞善用鼎者也修道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保身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氷遺大投艱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善用震者也主靜立極歷動靜人我之紛賾澄然而不可淆凝然而不可揺善用艮者也學不淩節教不躐等善用漸者也仕必擇主因不失親男女婣嫁視德性視德門而不徒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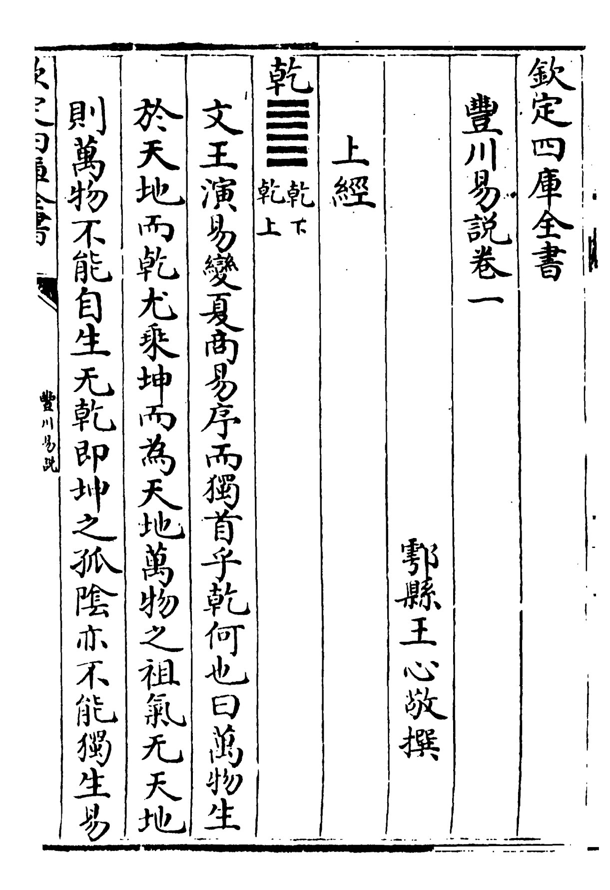
于貴盛善用歸妹者也貴而不驕富而不侈厚其德弗
厚其積善用豐者也達人情明物理羈旅如居家和厚
待同人善用旅者也精思入奥理仁風被萬物善用巽
者也以道格其君而君悅以善養其親而親悅以信交
其友而友悅以深仁厚澤實被家國天下之人人心無
乎不悅而弗貽尚口之羞善用兊者也有疑即釋有欲
即消周而不比和而不同天空海濶流水行雲而膠轕
結滯之私悉化善用渙者也無浮思無妄語樂不淫哀

不傷服食器用準乎分而無暴殄天物之愆善用節者也忠信篤敬立則參前在輿則倚衡天地神人淵乎一誠之通善用中孚者也居心寧厚無薄遇物寧仁無刻服食器具寧樸無華善用小過者也富不忘貧貴不忘賤安不忘勞治不忘亂凡事必備有備無患善用既濟者也進德如不勝改過如不及用賢如飢渴圖治如救火拯溺而自强不息如天行之健焉善用未濟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智崇效天禮卑效地成性存存道

義之門庶幾所居而安可以寡過矣



豐川易說卷首



豐川易說卷一

鄠縣王心敬撰

上經

乾 ☰ 乾下乾上

文王演易變夏商易序而獨首乎乾何也曰萬物生於天地而乾尤乘坤而為天地萬物之祖氣无天地則萬物不能自生无乾即坤之孤陰亦不能獨生易

生生之道也故首乾也

乾元亨利貞乾渠焉反

文王之彖乾以元亨利貞何也曰乾於二氣為陽德而重乾更為純陽是上天於穆不已之命而自具剛健中正純粹精之至德者也乾原統貫七德以為體故非七德統貫不足盡其緼而七德自具四善以為用故非四善兼該不足盡其占也然曰乾元亨利貞則文王使人知體乾之德者斯能善乾之用獲乾之

吉而占者從可知矣後倣此

初九潛龍勿用潛捷言反

周公之象乾以龍何也曰乾不可象而象之天天亦難象而象之龍若曰秉陽之精具陽之變而飛潛惕躍神化不測者龍也故不言乾不言天並不言陽而象之以龍也

周公之象乾初九以潛龍而占取勿用何也曰初九為地下始生之一陽故為象取地下蟄藏之潛龍也

微陽在下尚未能有出地之用故戒潛龍值初亦未可冒昧思用也然曰潛龍勿用則凡體乾者遇此時居此位皆當推此象而得其意以免躁動之咎斯為當耳而占者亦從可知矣餘爻倣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

周公之象乾九二以見龍在田而占取利見大人何也曰九二為出地之二陽故象取在田之見龍也陽出地則必品物流形龍在田則必行雲沛雨行雲沛

雨者見龍之所以利見萬物亦萬物之所以利見見龍見龍在田者大人之所以利見當世亦當世之所以利見大〃人故占取利見大人也然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則凡體乾者德已成乎見龍但當勉於謹信閑存而無急於利見之心斯為元亨利貞即凡為大人者知世有在田之見龍即當拔茅連茹以為王國之光斯為元亨利貞也不然處士而係情干進大臣而不知明揚皆所謂亢龍之悔失九二正中之旨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周公之象乾九三以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占以厲无咎何也曰中二爻人位君子之象也九三下乾終而上乾交乾乾終日夕惕若之象也九陽質三陽位上下重乾承乘皆剛故占有厲象也純剛處此乾乾惕若有雖厲无咎之象也然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則亦可見乾惕者人生自免咎戾之道世之履危蹈險不知自勉而輒怨境遇之險阻者舉

自暴自棄之借口耳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躍羊灼反

周公之象乾九四以或躍在淵而占以无咎何也曰居下卦之上而升乎天位惟龍能之不言龍者蒙上之文也近乎五有躍象也尚在上乾之下故象淵又有與初相應之義故象在淵也下上之間有審於進退達可而行之義故占為或躍而審於出或在而未忘處无咎之象也然曰或躍在淵无咎則知鋭於進

取而不知度時泥於隱退而不知行義皆自取咎戾之道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周公之象乾九五以飛龍在天而占為利見大人何也曰五天位故九五在天之飛龍象也五居天位具天德以臨天下故占有九五大人利見天下之象亦有天下利見九五大人之象也然九二曰利見大人九五亦曰利見大人九二曰見龍九五曰飛龍則其

所以飛之天者即其所以修之田而九五之王道利見皆九二之天德利見耳不然者五之飛龍便近亢龍咎且不免尚何利見之與有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

周公之象乾上九以亢龍而占為有悔何也曰陽亢也而又踞乎諸陽之上天位之表亢之象也亢龍則有首而失乎天則矣故又有悔之象而占為有悔也然曰亢龍有悔則可知龍本无悔而悔生於亢亢龍

惟不能潛見躍飛之時宜故並異於羣龍之利見无咎而羣龍若不能自安潛見躍飛之天則則亦同於有悔之亢龍君子進退出處立身行已顧可忘朝乾夕惕之功昧孔子知幾存義之訓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百九十二陽爻不發用九之例而於乾獨發之且獨明其為見羣龍无首而吉何也曰乾卦為六十四卦之首乾九即百九十二用九之首發用九之吉於乾

乃所以例百九十二陽爻也羣龍有利見无咎之吉者為其无首也上九以亢龍而悔者為其有首也蓋用九即是用此乾剛悔所易招而更不以柔道濟之凶且立至何獨有悔乎故又戒於用九以能見得羣龍无首而吉也然觀於逐爻用九之道无非貴於因時為用而至此又總明用九之道吉於見羣龍无首則易道乃教人隨時用中之道亦從可知矣甚矣聖人之憂患天下後世至深也

羣龍以不見其首為天則故用九以見羣龍无首為吉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彖吐亂反施始豉反卦内皆同

孔子傳彖之元亨利貞出於文王所言之外何也曰文王之彖繫原括孔子之義孔子之傳彖只以申明

文王之旨也且使文王即先孔子而再演亦當不異孔子之說又使孔子即繼此而更衍亦終不能出文王原旨之外也今試思文王不言元之資物統天而元之資物統天曾能出於文王繫元之旨乎文王不言亨之行施形物而亨之行施形物能出於文王繫亨之旨乎其實文王原括孔子之意以立言而孔子實推文王之旨以盡義也且傳所以傳經未發之本旨而令暢也經果已暢尚何以傳乎今如以傳之所

言疑經之末言而謂孔子之傳出於文周之外則大學聖經之誠意不言好善惡惡平天下不言好惡同民而傳言之為曾子之傳出於孔子之經也可乎不可故凡諸儒謂義文周孔各自為易者皆執於言詮者也

孔子又申以聖人法天體乾之義何也曰易本造化推人事明天之道正所以責人之道也天道人盡可法而非聖人則法之不盡乾義人盡宜體而非聖人

則體之不至故援聖人以實體乾之人也又聖為人類之主猶乾冠諸卦之首王為萬邦之宗猶天為萬物之祖故孔子繫乾之元亨利貞以聖人之元亨利貞足之正明易乃羲文周孔四聖人所以借天道明人道之旨耳

言乾元之資始統天又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何也曰此言乾之元亨也天之為天惟是元氣周流故萬物之生皆資元氣為始而元氣周流原是終始不息

故乾元以統天而大也雲行雨施是元氣之亨通品物流形是萬物之亨通然究之元氣萬物實終始亨通於大哉之乾元耳故曰資始統天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何也曰此言聖人之元亨所以實元亨之象於人耳蓋天地之間只此一元之理消息因時亨通无礙惟至聖聰明睿智為能大明獨照終始洞徹隨時乘運御天而行如天之元亨也匪是則有愧天道之元亨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何也曰此言乾之利貞也乾道變化萬物使之生理各得至於生意收斂包裹完固洪纖高下元氣不泄此乾之所為利貞也然所謂性命各正即乾元之變化保合太和即保合此乾元之太和總之是乾元之資始而統天耳故乾之元亨利貞四德實一德之自為變化故曰乾元亨利貞也蓋至此而乾之四德其旨乃暢矣文王之旨豈不足而孔子之言豈有餘乎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何也曰此言聖人之利貞所以實利貞之象於人耳所以然者聖人在上抱天德乘天位因天時興道致治使萬國民物各得其所是即乾之利貞也不然則有愧天道之利貞已此夫子傳彖之元亨利貞而更實以體乾之聖人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卦彖有象而大旨已具且小象周公有繫矣何為孔子又總括一卦之象而復實以君子體備之道乎且

不曰乾而曰天行不曰乾行健而曰天行健前言聖人大明終始後言大人合德天地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於諸卦總象獨明君子體易之旨何也曰正孔子以易道責人體備之旨也文象雖寓責人體備之義而未嘗明責之人小象雖無非責人之旨而未嘗直責人以體備故孔子總括一卦全象之旨而申明君子體易之道也其不曰乾而曰天行不曰乾行健而曰天行健者乾不可名而天可象天體渾然而天行

甚健故曰天行也就天之性情而言則曰乾就天之運行而言則止可曰健故不曰乾行乾而曰天行健也前言聖人後言大人聖人而象下括之君子者聖人大人與天為一與乾合德君子則人而法天行而效乾之人也世之與天合一與乾合德者萬不得一但得法天效乾之人即可免悔吝咎厲之凶而得元亨利貞之吉矣故卦卦明君子體易之道實卦卦望君子以體易之道也此諸卦大象責成君子之義也

其曰君子以自彊不息者君子以天行之健反求諸身謹信閑存忠信立誠憂勤惕厲念念不忘則至誠不息而天行之健在我又何有於凶悔吝之至哉然曰自彊不息自彊孰不可能不息孰不可勉則夫子責備斯人之意為深切矣其餘六十三卦之象義皆同此

䙵君子之以自彊不息而君子崇效天之道可以類推

八卦始畫取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重為六十四亦只是八卦摩盪之旨自夫子作大象申明重卦之義而後知六十四卦之用皆不遠人即三百八十四爻之用亦無不可以類推學易者始識指歸易道至孔子真如揭日中天光明洞達而後世猶有緯稗占候象數卜蓍紛紛亂經之說抑獨何耶六十四卦大象無一不實以君子體易之道四聖人作易無非教人寡過之旨於是昭然明白讀易但尊孔子便如瞽之

得相不至重墮坑塹則雖謂十翼為羲畫文彖周彖之眼目可也謂孔子集易道之大成可也

易是即造化明人事之書於孔子之大象益信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周公之小象孔子亦傳之何也曰伏羲之心精寓於卦畫得文王之繫彖而卦吉明得周公之繫彖而文義明故文王之心精即在卦彖周公之心精即在文彖文周乃孔子奉為願學之人彖彖即孔子奉以寡

過之書故韋編三絶之間觀玩有得既按卦傳文彖
又逐爻傳周象也

其傳初九以潛龍勿用陽在下何也曰言初九陽在
地下尚未可用故占戒以勿用也至於乾坤初爻提
出陰陽兩字則易道之要領已透出矣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其傳九二以見龍在田德施普何也曰九二陽出地
上德施已普故占為利見大人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芳服反本亦作覆

其傳九三以終日乾乾反復道何也曰九三下乾終而上乾始往來反復皆不離道故占為雖厲无咎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其傳九四以或躍在淵進无咎何也曰九四質陽處陰出處不苟故進為无咎而占亦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徂早反

其傳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何也曰九五陽德當位

大中至正乃聖人之躋乎天位者耳故占為利見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其傳上九以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何也曰言上九極剛處上盈滿極而虧所必至是乃不可長久之道故占為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其傳用九以天德不可為首何也曰好剛則為首為首即非天德故不可為首也嗚呼周公之象夫子之

贊蓋莫非教也占卜不能外要豈獨供人占卜之用乎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長丁丈反下長人同幹古旦反

文王元亨利貞之彖孔子已傳之矣又申以文言何也曰韋編三絶之間味之而愈深推之而愈出覺前

之傳彖者尚不盡意耳葢前之傳彖者特以明在天之元亨利貞而至此又見得人心自有元亨利貞僅以天道明之固不可御天時乘聖人之體乾而至此又見得效天法乾君子亦有元亨利貞僅以聖人明之亦不得也然要之即申上文之未盡故曰文言也其曰元者善之長也者謂此元在乾為資物之始在人即衆善之長而所謂統四端兼萬善之仁也亨者嘉之會也者謂此亨在乾為行施流形之運在人即

嘉會之禮也利者義之和也者謂此利在乾為各正之性命在人即此義之和也謂貞者事之幹也者謂此貞在乾為保合之太和在人即事為之楨幹也故君子誠能體乾之元宅心居仁則無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矣能動協臧嘉則周旋酬酢無不中度而足以合禮矣以公溥之利及物使物各得其所利則上下公私之義正而和矣以安貞之意處事則信以成之知而弗去而幹理自固矣君子行此四德

自彊不息是即天行之健爾故曰乾元亨利貞也即孔子乾彖之文言觀之可見此理此心無分在天在人聖人學者總是此物此志易道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之大旨已槩見於此聖言真朗如日月經天而學者每以穿鑿附會隱深不經之説解之何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苦學反

孔子又申明六爻彖傳之義何也曰亦猶文言申彖之旨也蓋孔子當韋編三絶之下不惟見得文王之彖味之而愈長推之而愈出即周公之象亦非一説之可盡一義之可終故彖已傳而重申以傳耳然此尚屬申傳之義耳仔細推詳孔子之意則謂易原爲人事設故必須申明以身自占之旨使學者知隨時從道之實義然後易可體而用過可因而寡易之爲

道乃真不可遠而體之者步步元亨利貞矣故易之作乃聖人憂患天下之至意也且如不易乎世云云君子處隱之道庸言庸行云云君子正中之德終日乾乾云云君子進德修業之事上下无常云云君子審時之哲同聲云云大人過化存神之業高而无位云云君子動悔之戒皆何與於占而孔子一一申之彖傳之下其意固曰天地間無處非易故善體易者無往不占且學者但能隨時隨地反身自占即隨時

隨地利用无咎彼蓍以决疑特一時事一處占耳全占固視吾心之變易從道何如也嗚呼孔子諄切之意明白反覆如此吾輩讀易者讀孔子之言學寡過之道亦可以觀象玩占而悟用易之道矣

初九之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者謂言君子所以體周公乾初爻義何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者謂德已成乎龍德而當隱處之地者也不易乎世者守其道不隨世變也不成乎名者晦其行不求人知也遯世

无悶者窮不改樂也不見是而无悶者人不知不慍也樂則行之者得志與民由也憂則違之者不得志獨行其道也如此乎其確不可拔乃潛龍之德而君子體乾處潛之道也

初潛地下而亦曰龍德者即能見能惕能躍能飛之龍正當其潛耳故曰龍德也君子方其在潛之時而亦曰龍德者則學已成德已就無不可進而利見之君子大人故曰龍德而隱者也然則處潛者非真有

確乎不拔之守便無得於潛龍勿用之吉而雖潛而不能抱樂行憂違之具亦無當於勿用之潛龍也總之真龍德則必能勿用本自能用而特以隱勿用乃為真潛龍乃為真潛龍勿用耳自占者尚其以此求之其於用乾之九也思過半矣其於用三百八十四爻也思過半矣

不忘憂樂是其一體之弘仁樂行憂違是其出處之正義若樂行而不能不拔躁進之流无悶而亦不知

憂亦屬枯木死灰之流元陽之氣不存者也

確乎不拔即乾之貞可見元未嘗不貞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四德分之各自為性情合之正一性情故確乎不拔者必能樂則行之君子但真能體乾之元即亨利貞俱在是矣元而不貞必非真元也

貞下起元潛龍惟其有不易不成憂樂无悶之德自然能飛躍利見此乾之六龍只一潛龍為之也故以

六龍作六種人看固得即以六爻作一人看亦得耳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邪以嗟反

九二之言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者謂君子之所以體周公乾二爻義何如也龍德而正中言九二履中得正是龍德之正中者也信庸言謹庸行閑邪存誠者言行閑存之是凜正是其内外顯微體乾之

實學實德也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者謂善成一世而心不伐已德廣博而人自化正是大人正已而物正之盛德也德至於此雖未得為君而君德已備故文辭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而君子體乾處見之道可概見矣

細玩九二之德只平平實實一乾天常運之德所謂依乎中庸也

九二實盡下學乾誠之功而以為君德君德乃九五

飛龍上造之德而以九二誠意正心之實功當之可見王道本於天德

九二乾體得中君子之依乎中庸者也依乎中庸則時中之君子矣惟其時中則自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故龍德必能潛則自能用其中於民故龍德必能躍能飛是九二一爻之德實乾爻中達天盡性允執其中之聖德也有此聖德安往不元亨利貞乎體乾者亦於此加之意可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音機

九三之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者謂君子所以體周公乾三爻義何如也君子進德修業謂九二乃君德之已成君業之可就九三則尚在

人位是乾乾進德修業之君子也忠信進德修辭居
業者處以德為學故當其處則德欲進而内主忠信
不二不欺無詐無虞所以進德也處以業為用故當
未用則業欲修而修辭立誠使真可廷獻真足致用
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者知其至極而必求
至之此始條理者智之事可與於知幾其神也知終
之可與存義者謂知終必求終之此終條理者聖之
事可與於存達行之義者也是故居上位惟知以進

修為事而不驕居下位惟知以進修為事而不憂總是以乾乾惕若當上下之交故雖危无咎也

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亦只是學九二信謹存誠之德與幾存義亦只學九二善世至博之德不驕不憂亦仍是學九二不伐而化之德可見真正龍德之學只是學真可以飛龍上治之君德故處曰隱居求志而出即為行義達道也大學之不外明新亦即此義嗚呼後世談學術亦可知所從事矣修辭如何却是立

誠修辭立誠如何為所以居業蓋辭而浮華無實則不足以經世固非可居之實業即標榜前言不由心得亦非立誠之道故必以自得於心者由衷而出平日之坐而言者真可作而行乃為修辭立誠乃為所以居業也蓋這業即飛龍上造之業其居之也非可以無用虛詞不誠偽詞當之故惟孔孟伊尹足當此義九三明君子之學乃六龍之根柢有此學斯無往不宜故忠信進德即進九二之德居下不憂即進初九

潛龍之德知幾因時即進九四之德居上不驕即九五之德乾乾因時而惕即戒上九亢龍之悔一貫相因故易為責備人道作而於乾六爻尤以人道克修為義嗚呼易道從可知矣

終日乾乾之君子即大象體天行健之君子故羣龍之心學備於九三一爻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

咎離去聲

九四之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者謂君子體周公乾四爻義何如也上下无常云云者謂君子之出處時而已一於躍而不知退是為干進而為邪泥於淵而不知進是為忘世而離羣君子進德修業欲其及時故或躍而上或在淵而下初不執於一轍所謂進以禮退以義者耳何咎之有

陽剛好進故聖人以憂疑為戒所以豫消上九之亢

悔也

四尚在人位故進修與三同功及時之義聖人之責備人道也

觀或躍在淵為欲及時進德修業可見人生仕止行藏非特出處之遇正是進修之時而且屢驗我學修之地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九五之曰飛龍利見何謂也者謂體周公乾五爻義
何如也同聲云云者謂乾自初來而功德懋矣此直
贊其業以釋爻辭利見之義也蓋人之於聖類也五
本九二成龍之君德以首出庶物自然如天道有利
物不言行施飽滿性命各正保合太和之弘用由是
以所信見為言則民莫不信以所謹見為行則民莫
不悅以立誠者盡人物之性即天地賴以參贊其善

世者雖不伐而世自賴其善其以博德正諸已而物自無不化而何有同聲之類不相應同氣之類不相求乎流濕就燥雲龍風虎皆聖人作而萬物自覩之實理亦本天親上本地親下各從其類之順應耳聖人作而萬物覩固是言聖人盛德大業物自共覩如所謂善世不伐而德博自化之義實是聖人體乾元亨利貞之德用為仁義禮智之施如尊賢使能市廛不征等實德實政作覩於上故能得天下仕者願

立其朝耕者願耕其野之應而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耳非聖人繼作而萬物即覩也實義須體中庸至聖
章孟子尊賢使能章切實取之乃不落於空虛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
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上九之曰亢龍有悔何謂也者謂體乾者於周公繫
上九爻義如何為戒也曰貴而无位者五居中為君
上居五上不應君上復有君故上无位也无位則无

民无輔安得不動而有悔乎嗚呼易真聖人憂患天下後世而作學易者必反身自占乃不負聖人垂戒之旨不然不能不動動輒得悔雖窮盡易家義疏說他人藥方耳於已無益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舍音捨治去聲

文義一傳再傳矣又申以三傳四傳五傳何也蓋韋

編三絶之際覺前言猶為未盡故猶不能已於三傳四傳五傳耳而此傳則程子謂就乾之時而發義也下也者以潛龍尚在地下未可用也時舍者以在田尚未飛則是時尚屬舍宜隨時而止也行事者終日乾乾行此進德修業之事也自試者或進或退隨時自試也上治者得位而行上治之時也窮之災者怯陽剛而處又上窮極而災斯至也天下治者聖人用九之道即用乾元亨利貞之道則萬國咸寧也其於

前傳又推出一層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傳則程子謂就乾之義而發明也陽氣潛藏者謂初方陽微潛藏之時自當晦隱所以申言潛龍之宜藏而未可用也天下文明者謂二龍德見於地上天下見其文明之化所以申言九二雖時不用其道大

明也與時偕行者謂地處兩乾之交故乾乾隨時而進所以申明九三有事勿忘也乾道乃革者謂四離下乾而升上乾故或躍在淵所以申言九四自試也位乎天德者謂五正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所以申言天德居天位所以上治也然不曰位乎天位而曰位乎天德則九五之利見者豈曰淵默無為而爲物自覩乎亦曰正位乎天上實正位乎天德耳與時偕極謂上九陽已極而時位亦且偕極所以申言上九

時極不止所以災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則謂乾元之用以无首見天則也然曰乃見天則則於親切指示憂患天下後世之意至諄至懇其於前傳更推出一層矣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彖傳再繫矣更申之以文言何也蓋所以明乾德雖有元亨利貞四名而其實一理且以明乾雖六位而乘之只是隨時君子之進退亦惟隨時處中也乾元始而亨云云者謂乾元始則必亨而利貞固即其性情非截然四項也試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是亨利貫即乾元自具之性情而不言所利是貞又即乾元性情之自有乾原兼綜統貫四德而無遺不亦可見其大乎蓋此乾道者其性情原至剛至健至中至

正至純粹精者也其性情既七德統貫而無餘故其義藴必六爻旁通而始盡亦非局局執一爻之性情所能發揮也故聖人之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亦非淵默無為遂能上治而天下即平必體此美利利天下之義發政施仁如乾道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然後盡飛龍上治之旨耳

看來前傳發揮聖人之乘龍御天而終於萬國咸寧雖已終聖人體乾之旨然曰萬國咸寧則是天下平

已豈虛虛體乾曾無體乾發育之實政實施而天下遂平乎故至此補足聖人之乘時御天必如乾之發育恢弘然後天下乃平耳非一無所為而萬國自寧也聖人論理周容圓滿固如此其於文王彖旨闡發愈益詳密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去聲未見之見音現

彖傳凡四繫矣五申之以文言何也蓋韋編三絕之

問又看出此旨故又隨文申傳以足乾文責重人事之義也君子成德云云者君子進德修業原欲其成德以日可見之行耳方其潛時則身方隱而位未見茍無其位雖有其德其能行所學而著其業乎是以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君子學以聚之云云者謂君子雖已見而尚未飛惟

實下學聚問辯明善之功寛居仁行誠身之學則道明德立修身見世君德已著則以此利見大人固有其具耳此易傳九二之所謂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九三重剛云云者謂九三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當人之位其責甚重危懼之道也故能因時

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雖危无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重剛云云者謂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並不在人所謂當乾之革進而欲飛又處地之柔退而思潛故疑之耳能疑則審時知幾而无咎矣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並去聲

大人與天云云者謂九五處乾之盛得天應時動無不合人神響應所以成大人之業爲時中之至也然曰與天地合德則其生成之仁自當獨至與日月合明則其照臨之智自當獨至與四時合序則其秩序之禮自當獨至與鬼神合吉凶則其賞罰之義自當獨至而以此先天則天不違以此後天則爲奉時而

天且弗違耳則是此節發揮大人時中之大業而大人之實德實行固已言外透露畢出也中庸所謂君子之道本諸身故徵庶民與夫考建質俟之無一不協即此義耳

先天者如命討之類天不能違聖人後天者如秩序之類聖人不能違天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

人乎喪去聲

亢之為言云云者謂亢之所以必悔者以其一味好剛上人全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幾耳故處亢無别法免悔無他道只在時時抑其貴時時損其高時時虚心下賢以求自輔耳然此義却至微至深至易至難不可以責之中材下士其唯聖人而後能之乎故結篇重言感歎正所以見戒亢知幾之難而又以見周公諄諄象上九以亢龍有悔乃所以教人損過就

中隨時知戒之義也而四聖人繫易之旨亦即透露於言下矣

看來天地間好剛必折矜高必墮故周公發亢龍之悔而孔子再四申明其義則謂易之為書是教人隨時就中之書實是教人隨時損過之書可也讀易不知損過就中之義真如食不知味

以乾卦純陽之德尚有亢龍之悔故九卦履為德基謙為德柄而特發藉用白茅之旨於大過初爻乾卦

六爻處下不厭喜中忌上總之是發明一天德不可為首之旨天德不可首則是乾之為德原以兼坤為中故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文王之徽柔懿恭孔子之溫良恭儉皆以體坤為乾德而君子效天法地之學亦從可知

智崇禮卑之旨孔子雖於繫發之其實大旨已備於乾之六爻而尤莫明於亢龍有悔天德不可為首二語蓋乾而不亢乃為陰陽合德而智崇禮卑亦始能

元亨利貞而德崇業廣故易之為書無非教人崇效天卑法地之事而其實只是教人智宜崇禮宜卑之道也善讀易者能於乾爻之全體味之而更能於周孔上九一爻之象傳味之而得其旨歸即學易可得要領

坤　坤下坤上

乾而繼之以坤何也曰乾坤合而後萬物生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易生道故乾而受之以坤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牝頻忍反喪去聲

文王之彖坤云云何也曰坤承乾而同體坤之元亨即乾之元亨惟乾之占象為利貞而坤之占象則利牝馬之貞蓋論象則馬陽物健而能順所以象坤牝馬陰類其象為地故坤象特取利牝馬之貞論義則坤以從乾承行為貞故坤道无成惟以從陽得正為貞如牝馬之從牡然也坤既有柔順利貞之象故占

即為君子之攸行彖陽倡陰隨先所以倡後所以隨故又為陰倡則迷主陰隨則得主而利彖又地勢四方故占為西南則陰鄉而得其朋東北則陽方而喪朋彖坤為地為順有安貞之義故占為安貞吉彖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孔子之傳坤彖至哉坤元云云何也曰乾始坤生乾大而坤與之齊故乾曰大而坤曰至也然其實非坤別有元天之始生即地之始生故乾施氣坤即承氣

以生萬物之形乃所以順承天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疆居良反下同

其傳彖坤厚載物云云何也曰坤以厚德載物配合乾大无有疆界其承而受之也則靜翕而含藏弘廓其布而散之也則動闢而光顯博大普天之下品物無不亨通於地所以行乾之大德而順承天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其傳彖牝馬地類云云何也曰牝馬從牡如地從天

故曰牝馬地類也坤承天而行之无疆如牝馬行地之无疆此坤之所以為柔順得利貞者也君子居坤位體坤德行牝馬之行而已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先迷云云何也曰先所以倡乃陽道而非陰道故先迷則失坤道也後所以隨乃坤道之常故後則順而得常道也西南陰方乃陰之朋類故曰西南得朋東

北陽方雖非陰類然陽有必施坤有必承陰從陽則必有慶故曰乃終有慶也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者則言牝馬之行乃體地安貞之吉應地道之无疆斯則君子體乾之攸行也

文王只言東北喪朋而孔子足以乃終有慶則正示以從陽安貞之吉而凡惡而遷善邪而反正小人而歸嚮君子其終之有慶俱可類推於此即凡臣道子道妻道之順從而有慶又可於此槪見噫嘻深哉

乾道主知故乾以知言坤道主行故坤以行言
即坤之彖與傳可知居下之道亦便可知事上之宜
可知坤道承乾之義亦便可知君子體坤之學坤之
資生无疆只是承乾之資始无疆可知浩然之氣配
道義而塞天地只是持志集義之學得主腦耳
地道只以承乾為得主猶之耳目之官以心官為大
本也故類行无主而自先必迷喪朋居後則得主而
不失其常又可知六二之義以方外亦只是其敬以

直內之道能貫內外爾

及以知而守以仁善欲明而守欲固即坤道承天安貞之義故君子體坤之學只是善於體乾之學然其實坤之全義早已備於乾之利貞耳故乾元曰資始統天又曰利貞者性情也

陰陽耦和而成乾坤猶男女耦和而成夫婦乾坤雖有動靜而只屬一氣猶夫婦雖分男女而只成一體故君子之學必以明誠並懋知行合一為心學亦只

以易知簡能效天法地為學易體易之要義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之繫坤大象云云何也曰天主生象以行明陽之動直也地主成象以勢明陰之動闢也君子觀於地勢之載物无疆而反占於身亦以博厚之德載乎萬物如地勢之坤也嗚呼觀君子之以厚德載物君子卑法地之旨又可以類推矣

卦積六陰有厚象六陰相累而上有載象

君子體坤之德而萬物載之度内自不須言至於體坤之載物而器宇敦篤以凝天下之理心志端慤以荷天下之事善占坤者正無不可用坤之勢以培養厚德為載物之地也故讀易莫妙於反身自占反身自占又莫妙於窮理集義知讀易而不知反身自占何取乎讀易欲觀象反身自占而不能窮理集義亦必不能推類自盡故孔子於繫發神明默成之義又發窮理盡性至命之義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周公之象坤初六云云何也初六始凝之陰有履霜象五陰侵來有堅冰象蓋已深寓戒之之義矣

易卦皆自下生至上故聖人於乾坤初爻皆發惕戒之旨所以明謹初之易為力也而於坤尤甚者則以遏惡防奸尤宜自微耳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凝魚陵反馴似遵反

孔子之傳坤初六云云何也曰易彰往察來明陰之始凝即馴致而至堅冰不難耳然曰馴致其道則其教人於馴致之時當致防閑之道已在言外矣又其於百九十二陰爻之始透出陰字則又以明易之要領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周公之象坤六二云云何也曰坤體承天安貞二又以陰居陰當地之位故坤德莫盛於二是地之上也

乾施即生更無壅閼何直如之生長成就無有偏虧何方如之乾之所覆至大而兼收並載配合无疆何大如之而皆不待習而後利是真六二之至德也故象占云云

初六發堅冰之懼六二則陰寖盛漸成冰矣而反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吉者六二正居地中其直方大正是善於承天順行之道善於承天即陰道消悔之幾順行其道即處陰安貞之利所謂吉凶以情遷

而憂悔吝者存乎介也吁學易者能於此着眼亦可

知寡過之旨變易從道之義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孔子之傳坤六二云云何也曰言六二總是承乾而

動故其動即承乾之動直而將之以方承天順行又

何待習而後利乎此乃地道之含弘光大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周公之象坤六三云云何也曰六三以隂居陽處下

坤之終有含章可貞之象終下坤而接上坤有或從王事象然坤以承乾順行貞吉三居坤終正坤實盡人事之地故又有无專成功代乾以終之象也坤六三陰而處陽與乾九四陽而居陰皆有不正之象故或之者疑之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音智

孔子傳坤六三云云何也曰有章而含之非不發也可貞則貞發必以時也或從王事无成而有終者乃

臣道之正正其知之光顯而博大也

觀孔子以无成代終爲光大之智人臣可以知從王事之道然勸戒深切矣嗚呼作易者其當商周之末世乎

光大之智郭汾陽庶幾近之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古活反譽音餘又音預

周公之象坤六四云云何也曰四近君然以陰處柔括囊象故其占象爲无咎无譽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孔子之傳坤六四云云何也曰謂括囊无咎者言能克慎其口則可得无咎而不害耳然此孔子發周公繫象之義云然人臣縱不為名起見苟一味以括囊為明哲之保身慎則慎矣其如吾君何其如吾學何亦足羞也

君子處無道之世遇無道之人值權不已屬之事自當以其身為六四

六五黄裳元吉

周公之象坤六五以黄裳元吉何也曰五居上卦之中柔順得中而含篤實溫文之德故其象為黄裳以此居位致用則承天代終自有元吉之慶故其占為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孔子之傳坤六五云云何也曰謂黄裳之所以元吉者以六陰居五陽之位文實在中而終不可掩道德

文章直合内外而備美坤德之至盛者也

黄裳吉以文之在中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人臣之道有功而不居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周公之象坤上六云云何也曰陰從陽者也上六陰盛而至於窮極則必抗而爭故有龍戰于野之象與陽爭必傷故有其血玄黄之象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孔子之傳坤上六云云何也曰謂陰而至於戰野見血蓋其陰盛至於窮極也嗚呼乾之亢龍必悔坤之上六致戰君子亦可以知戒滿處盈之道矣上六龍戰于野一爻之象以居陰論則呂雉武曌當之以陰居乾下論則自古奸邪之蓄異志者皆是也未有不戰而血玄黄者

用六利永貞

坤終又發用六之義何也曰所以為百九十二陰爻

之例也利永貞謂地道以永貞為正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孔子傳坤用六云云何也曰陰以承乾之大代終无疆為正道故陰之終即乾之大終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彖有傳矣復文言之何也曰所謂探之愈深推之愈出者匪獨乾然也即坤亦然蓋晉韋編三絕之際

日玩日新不能已於再言耳然他卦無文言惟乾坤獨有而坤又不若乾之諄復者坤特配乾以生六子坤之義已於乾備之總之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生成於陰陽而陰之變化皆陽之變化故三百八十四爻雖曰分統於陰陽其實只一元陽之變化耳

坤彖文言之至柔云云何也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蓋坤之動即承乾而動也坤體至静而其德則方蓋坤即終乾元亨之德而不變也不倡而後則得主

而有常資生載物則厚德含物而化光坤道其順矣

乎惟承天而時行已耳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六爻皆有象傳矣而亦文言之何也曰前傳兼明

造化此傳申明人事亦猶乾文言重重釋象之旨也

然乾初止戒以勿用而坤初直惕以殃惡弑逆之禍

者乾本無惡而初則又陽之微原屬無惡故但戒以微陽之當養坤雖本善而初則已落於形氣之不善故直惕以微陰之當防蓋聖人愛護陽善而防閑陰惡之至意也然其實積善之家不特本身有慶而且及於子孫而有餘慶積惡之家不特本身得殃且及於子孫而有餘殃積之原非一朝一夕之故慶殃亦豈一朝一夕之餘此幾自當於幾之初動辨之至若古今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這樣滔天大惡亦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亦良有漸皆由辨之不早以至此耳故易之所謂履霜堅冰至者乃順致之自然非過為之防也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乃天道之自然而發之坤者坤順天而時行也且人生禍福皆因於行而行之善惡皆辨諸微又坤陰類初六微陰亦原多惡少善此處正須辨之於早故特於坤初發之

易道在辨之於早者謂能早辨雖惡而可變為善積

之以至於慶及子孫不則本善而寖習于惡積之直可使殃及子孫故辨之於早一道人世千慶萬慶皆積於此辨之不早一語人世千殃萬殃皆積於此積善一節防微杜漸之旨至明且切一部易旨盡露於此至於辨之於早一語不特慶殃關頭即大學致知誠意之旨中庸明善誠身之旨俱該於此學易寡過之道真莫此為要

天下之事造於逆者易知造於順者難知聖人發順

漸之義示人最切最廣積善積不善弑父與君特一象耳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孔子之重傳坤六二象義云云者何也曰此言君子體坤六二為行之旨也象之所謂直者言其正也方者言其義也君子平日敬以直乎内猶坤之承乾而直遂也蓋敬原所以直内不使有偏曲放佚之道君

子以之則志專而內直矣平日義以方乎外猶之坤之代天而德方也蓋義原所以方外不使有履蹈錯亂之道君子以之則事有裁制而外方矣敬義夾持則自然道合內外而德不孤時措咸宜而行不疑矣象之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即在君子之行者此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孔子之重傳坤六三云云何也曰言六三自處之道雖有美亦宜含之而不露其以從王事而弗敢成則是言陰之弗敢自成乃是地道承天順行之道正猶妻之宜順承夫臣之宜順承君也所以然者正以地道原无專成之義而以代乾之終為正耳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孔子之重傳坤六四云云何也曰六四重陰沍寒之

位當之者如值無道之時天地不交否塞壅閉正君子所宜儉德避難之秋此時咎所不有即譽亦所不有乃為謹之之至而明哲保身之道也嗚呼其當文王與紂之時乎外此則宜脫身而去不宜居四近君之位矣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孔子之重傳坤六五云云何也曰謂黄裳元吉者不

特文在其中實是君子敬義交修深造自得胸中太和之氣周流貫徹亦復停蓄凝聚所謂通理而正位居體也由是以其在中之美而生色也則睟面盎背暢於四體其經猷也則彪炳輝煌發於事業坤道至此真德合无疆而為盛之至極者乎故曰元吉也

看來五居上坤之中有黄中象上下六爻皆陰之虚中條達有通理象居五得中有正位居體象陰虚無所不透徹發越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象六爻皆坤

偶之相錯則又至美之象也

六二明坤承天之學業六五明坤順天之德業德業由於學業故六二君子即六五君子學修之日學業必發為事業故六五君子乃六二君子展布之時道德事功文章原同體共貫亦內外體用相因也嗚呼即此可以見聖賢之道脉學脉矣

坤陰質代天而動難保其不變人生吉凶之關君子小人之界皆係於此故聖人憂患獨深示戒最嚴初

六即教以審幾之旨而至引餘慶餘殃弑父弑君為戒以明辨之不可不早上六又發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之義以明禍至於此正由其辨之不早皆所以申明履霜堅冰之必至而防閑不可不嚴之意也噫聖人之慮陰深防陰嚴而教陰亦至矣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于僞反離力智反夫音扶

孔子之重傳坤上六云云何也曰坤而居上數位兩
極是无主自先疑於陽者也疑於陽則必與陽戰然
陰非龍而六稱龍者則謂其嫌於專主獨行日中全
若無陽也故稱龍焉然其實原是陰質猶未離類也
故稱血焉究之陰而戰陽陰傷无疑陽為陰戰陽亦
帶傷誠以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今曰其
血玄黃不可知陰陽俱傷乎
陰疑於陽則兩敗俱傷然陽固傷矣即陰容何利乎

周公孔子繫辭至此戒陽之縱陰切儆陰之凌陽亦深矣

乾坤以天地之體段言則天覆地載以天地之生成言則天生地成以在人之名分言則君令臣行以在人之性情言則志帥體充總之乾主知主剛明坤主行主柔順乾以兼坤為貴坤以順乾為正乾不可過剛坤不可先迷任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變化無非發揮此義無不根本此義體易者於此二

卦反身實占即易道過半讀易者於此反身實証於讀易亦思過半矣

陰陽異情而合德異情故於乾中四爻皆有動象而發精明奮發之義坤中四爻皆有靜象而發收斂安靜之義合德故易首乾即次以坤而乾初九為陽始生坤初六為陰始生九二乾德之盛六二坤德之盛九三將出而憂惕六三將出而含章九四初出遇重剛而或之六四初出遇重陰而括囊九五居尊利見

六五正位元吉上九陽亢而悔上六陰極而戰學易者能明得乾坤之所以異並明得乾坤之所以合即於易引伸觸類曲暢旁通而不難矣

仔細看來易道易旨易學已盡於乾坤二卦讀易能於二卦看得明白即其餘可以類推然若是善讀即謂六十四卦之義已盡乾卦一卦亦可蓋乾卦六爻已盡人生閱歷之變已詳人生趨吉避凶之道耳故易以乾坤作首而尤以乾冠坤也

學者知擴充善念而遏絶惡念知親近君子而遠却小人便是知得體易乾坤之旨明得反身二卦之旨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可引而伸也

乾隆御覽之寶

豐川易説卷一